

29
青浦文史資料輯選

第十三輯



CH201/32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

封面题字 沈 峰
封面设计 周宜述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内部发行)

内字第74号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印数：1—5,500 字数：125,000

工本费：0.75元

目 录

重兵歼青马 轻骑下西宁

——回忆我军解放青海的光辉战斗历程

..... 张国声 (1)

飞渡关山下古城

——回忆我军进军青海解放西宁的战斗历程

..... 孙 巩 (12)

在上五庄接受青马军官投降经过 李鸿恩 (24)

参加和平代表团赴青海工作的回忆 马丕烈 (28)

西宁工作团组建前后 钱 平 张兴文 (43)

合水战役目睹记 李庆芬 (47)

咸阳战役的前前后后 李少白 (57)

兰州战役中的二四八师 韩有禄 (63)

青马骑兵部队在关中柳林镇与解放军作战的前后

..... 刘敬臣 (67)

回忆兰州战役二三事 治建林 (72)

青马一九〇师在沈家岭惨败纪实	李少白 (75)
马璋师步一团溃散经过	陈雨芳 (83)
投诚前夕的桥头会议	李少白 (86)
回忆兰州战役到桥头会议几件往事	马迪甫 (90)
马继援出走前后	马得福 (95)
兰州战役溃败后蒋政权改组青海省政府的一场闹剧	李玉成 (101)
马步芳军事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几个主要阶段的编制	
概况	《青马史料》编写组 (103)
解放前的昆仑中学	马鸣狮 马成发 定耀仁 (115)
“新青海社”成立经过及活动情况	王发科 (125)
土族知名人士朱海山	辛怀智 (129)
玉树休玛、百日麦玛部落惨遭镇压和反抗斗争纪实	
	罗建忠 (134)
马步瀛在互助扰民的一些罪行	段继贤 (141)
马元海洗劫韦户部落记	贵南县政协 (144)
川口的筏运行业	张仕全 (147)

重兵歼青马 轻骑下西宁

——回忆我军解放青海的光辉战斗历程

张国声

今年九月五日，是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三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三十五年，只是弹指一瞬间，幕幕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想在我们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回顾一下我军解放青海的光辉战斗历程，对于历史和现实都还有着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

毛主席曾经科学地预言：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①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其后事态的发展雄辩地表明，歼灭两马主力特别是歼灭马步芳军队的主力乃是解放青海甚至是解放甘、宁、新等省的重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军痛歼青马的战斗历程，亦即进军青海、解放青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咸户阻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我各路大军穷追猛打，乘胜前进，横扫残敌。唯独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了我国历史名城、西北第一大城市西安之后，便面临着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联军的垂死顽抗。当时，逃到广州的蒋介石政府，惊魂甫定，便又做着连结西北，屏障西南，象抗战时期那样苟安重

庆的美梦，妄图争取时间，重整旗鼓，进而在帝国主义卵翼下东山再起。蒋介石寄幻想于尚未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青海军阀马步芳，并于五月十八日着其升代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竟想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得意忘形地说：“先人们没有办到的事我们办到了。”他以“西北支柱”自命，妄图“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疯狂叫嚣要“反攻咸阳，收复西安，杀出潼关，横扫中原”，并立电蒋介石请缨出兵，接着与胡宗南、马鸿逵等部倾巢出动，于六日十日开始向我关中解放区全面进犯。马步芳部窜扰咸阳的步骑总指挥马振武十三日在动员所部时曾大言不惭地说：“夺取咸阳，直下西安是长官（指马步芳）和军长（指马步芳的儿子、八二军军长马继援）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在明天早晨将八十二军军旗插在咸阳城楼上，那时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直入西安了。”国民党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其喧嚷叫嚣，制造“国军迫抵近郊，西安指日可下，咸阳亦即日可克”、“攻西北策应华中，战略系围魏救赵”等耸人听闻的谎言。面对胡马联军气势汹汹的进犯，人民解放军众志成城，严阵以待，于咸阳、户县等地进行了英勇阻击。十一日在泾渭河谷毙伤青马二四八师两千多人，十二日在户县击退胡宗南部的进攻，俘其一六五师师长孙铁英，十三日挫败了马振武对咸阳的瘋狂猛扑；此后，他们虽四处窜犯，但无一得逞。这时我华北部队第十八和第十九两兵团已经由晋入陕，陆续参战，使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由数量上的劣势转为大体对等，但由于我军声威所及，迫使胡马由联合进攻转为联合防御，我军则连克礼泉、乾县、兴平、周至等县，一举粉碎了他们在“关中会师”的黄粱美梦。

青马窜犯咸阳遭受挫败后，便和宁夏马鸿逵退缩于麟游山区，与在渭河南北的胡宗南部联成一气，形成了进可联攻，退可联守的军事态势；但是他们的防御正面过于宽大，恰好给我军以

分别聚歼的有利时机。我军领导依据敌情，及时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毛主席还明确电示：“杨②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七月七日，我军在户县召开解放大西北的誓师大会；七日，第一野战军发出了“关于诱敌深入聚歼胡马匪军的政治动员令”；十二日拂晓，我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袭位于扶风、眉县等地的胡宗南部，经过十六小时多的激战，歼敌四万五千多名，成功地打破了胡马之间的军事联盟，使马步芳在五日、十日先后派代表向蒋介石、李宗仁面陈：“第一步收复西安，然后将东出潼关、下陇海与湘鄂”③的侈谈成为千古笑柄。

陇东追歼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部龟缩于秦岭山区，青宁二马仓惶逃窜，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形势立即发生了巨大变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第一野战军下一步钳胡打马的作战计划，并且明确指示：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立即给蒋介石以错觉，以为我军一时还攻不破胡宗南设防坚固的秦岭防线，便放宽心地将政府从广州迁往重庆，其在大陆残部亦陆续向四川、汉中等地撤退集结，妄图抱残守缺，伺机卷土重来。其后，客观事实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军事科学思想的光辉论断，蒋介石的好梦刚做几天，我人民解放军即迅速迂回云贵，对其实行战略大包围后，便瓮中捉鳖，聚而歼之，使他在四川的数十万残兵败将，统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阶下之囚。

第一野战军遵从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以第十八兵团大部位于

西安、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第一、第二、第十九等兵团于七月下旬从宝鸡、乾县、礼泉等地先后出发，分兵三路，直追两马。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仁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静宁召开有青海、宁夏、陇南诸兵团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企图与我军在平凉一带决战。刘仁以宁马六个师在平凉以东进行正面防御；以青马各部布于六盘山一带，企图迂回侧击我军右翼，并指望胡宗南部从秦岭出击策应。但是，这一方案刚一出笼，便被马鸿逵识破。他不愿充当马步芳的“马前卒”而去再次上当。原来，二马之间早有默契，马鸿逵出面向蒋介石推荐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出面推荐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可是马步芳得陇望蜀，欲壑难填，他在七月二十七日正式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之前，就背信弃约，要蒋介石任命他的儿子马继援为甘肃省主席，消息传出，马鸿逵肝火上升，除向蒋介石告“御状”外，立令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撤回宁夏。宁马溜走，青马孤立无援，也连忙夹着尾巴逃之夭夭。墨迹未干的“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便从而流产。

七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司令员得知青宁二马已经放弃平凉作战计划，各自向其巢穴逃窜的消息，遵照毛主席关于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的指示，立即集中优势兵力，以第一、第二两兵团追歼青马，以十九兵团追歼宁马。彭德怀司令员认为青马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在军事上远比宁马强大，只要歼灭了青马，便可基本上解决西北的问题。根据彭总部署，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残敌，勇猛追击。二十八日，就抓住了固关镇之敌，全歼青马骑兵第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带伤遁逃，仅以身免。这是青马整师整旅的首次被歼，给马步芳以严厉的当头棒喝。八月一日、二日，我军攻占了三关口，控制了六盘山，胜利地结束了陇东追击战。对我军来说，平凉战役全歼两马主力的战斗目标虽未

达到，但从地理上割断了青宁二马之间的联系，使兰州、银川均处于我军攻击之下，为各个击破、分别歼灭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兰州决战

人民解放军穷追猛打，好似摧枯拉朽，连克平凉、天水、陇西、定西等大城小邑三十多处，攻击矛头，直指兰州。伪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连电向国民党政府告急。正在准备再逃的蒋记政府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于八月十四日分别在广州召开了有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白崇禧、顾祝同等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部署所谓西北联防问题，蒋介石还特地两次在台北召见马步芳面授机宜，并于十七日明令为马步芳晋加陆军上将衔，使其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马步芳于十九日飞回兰州之前，即颁布一律处以死刑的八条紧急治罪法，大肆捕杀革命群众，极力强化法西斯统治，并调兵遣将，以八二军、一二九军据守兰州，以八一军、九一军、一二〇军配于左翼，布防靖远、景泰、耷拉池一线，以刚凑合起来的新编骑兵军防守临洮、临夏一带。马步芳决心孤注一掷，妄图凭借兰州的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充足弹药和后勤方便等有利条件，以逸待劳，牵制、消耗、疲惫我军于坚城之下，然后联合宁夏马鸿逵、甘陕川交界处的胡宗南以及由其外甥马呈祥指挥的新疆骑五军，四出策应，内外夹击，消灭我军。马步芳饬令所部说：“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障碍筑工事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马步芳作困兽之斗，正好给我军以聚歼良机。毛主席说：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彭德怀司令员说：“马步芳要死守兰州，这太好啦！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

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遵照毛主席、彭总的指示，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于八月四日发布进军兰州的命令，以二兵团和十九兵团五个军围攻兰州，以一兵团（欠第七军）附六十二军进踞临夏、临洮，斩断青马右臂，以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在宝鸡、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以六十四军在固原一线阻击马鸿逵。十九日，围攻部队追抵兰州郊区，二十日，各军以九个团兵力发起试探性攻击。激战终日，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工事和火器配备，为最后总攻作了进一步的准备。毛主席指示：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彭德怀司令员综观全局，审时度势，指出了宁马倾巢援兰的可能性，和我军在粮食、弹药、运输等方面遇到的巨大困难，认为人民解放军屯兵坚城之下，利在速战，不宜久拖，遂于二十四日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并下令在二十五日晨发起总攻。

在我攻城部队的凌厉攻势下，马步芳再也不那么神气十足和骄傲放肆了。他声嘶力竭地狂呼：“破产保产，挽救危急！拚命保命，确保西北！”特别是我第一兵团于二十二日进踞临夏剿了他的老寨后，更是慌神乱套，手足无措，当天就剃肉补疮命令骑八旅撤出兰州，回防循化、化隆；二十三日，派其秘书长马骥飞赴银川，向宁马哀号乞援；二十四日，以十万火急电国民党中央政府：“窜逃河西岸临夏附近之共军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患在腹心，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及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飞催，不再迟延。”这时的马步芳父子色厉内荏，惶恐已极，外表故作镇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兰州共存亡”，叫嚣什么“活着是阵地，死了是坟墓”，并且亲自上阵，犒赏打气，要其所部官兵都做马家王朝彻底覆灭的殉葬品。

马步芳父子的这一切垂死挣扎，都无法逃脱其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宁夏兵团刚一出动就受阻缩回，胡宗南遥相策应，被打得大败亏输；马呈祥如丧考妣，却远水解不了近渴；国民党政府当面承诺的救援空军，眼已望穿而不见踪影。马步芳预感末日的来临，在我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即乘机溜脱。

二十五日晨，我军发起总攻，经过终日血战，下午连续攻克敌之沈家岭、狗娃山、皋兰山、营盘岭、豆家山等主要阵地，于黄昏前攻占市区，二十六日凌晨控制黄河铁桥，截断溃敌退路，上午攻占白塔山，同时肃清了市内残敌，遂使西北第二大城市，甘、宁、青、新的交通枢纽，祖国的地理中心兰州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最后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我军与青马进行主力决战的一场恶战。我军虽然歼灭了两万七千多名敌人，但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仅四军壮烈牺牲和负伤者即达三千多人，其中包括十三名团级指挥员。经此一仗，青马即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完全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而我军则以革命先烈的殷红鲜血，浇开了解放整个大西北的胜利之花，同时也撬开了进军青海、解放西宁的大门。

最 后 较 量

马步芳溜回西宁后，立即携带眷眷、幕僚和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于二十七日飞逃重庆，马继援在二十五日夤夜也从兰州弃阵逃跑，经永登、互助于三十一日窜回西宁，并且连夜给所属各部高级军官写信部署应变，令做“民间便衣战士”，要他们继续效忠于已经垮台的马步芳家族；九月一日上午，在国民党振纸发表马继援为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同一时刻，他却象漏网之鱼一样地飞逃了。树倒猢狲散，马步芳父子逃跑后，其所属各部乱作一

团，官不管兵，兵不顺官，焚毁文卷，抢劫金库，大肆掳掠，各自逃窜。伪省参议长马元海出奔都兰，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飞逃祁连，青新和宁张两条公路上的达官显宦、太太小姐，一时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争相逃窜，狼狈不堪！

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二十七日第一兵团奉命进军青海。司令员王震亲率二军经循化、化隆一线直指西宁。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部由永靖强渡黄河，取道民和、乐都西进。为了防止已经溃散的青马残部重新集结反扑，一军首长指令军侦察科科长孙巩率领先遣侦察部队六百余骑披星戴月，昼夜兼程，轻骑疾进。青马虽然还有那么一撮孤臣孽子妄图凭借黄河、大通河构筑工事，焚烧渡船，破坏桥梁，阻挠我大军前进，但他们早已心胆俱裂，未触即溃。一军先遣侦察部队立即长驱直入，于九月五日中午进占西宁，解放了这座高原古城，从而一举结束了马步芳家族对青海长达四十年的罪恶统治，揭开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青海的历史新纪元。有位回族老人当时兴奋地赋诗作志：“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晴天。”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军行所至，解民倒悬，因而在解放青海的伟大进程中，时时处处受到了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与热情欢迎。循化清水村二十多名男女群众奋战黄河激流，抢救了一船渡河遇险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生命于千钧一发之时，被授予“英雄救英雄”的鲜艳锦旗；西宁民生汽车公司工人和希贤等人驾驶十三辆卡车到平安驿远道欢迎迎接人民的子弟兵；有的职工自动组织起来击退散兵游勇的抢劫，保护了工厂和设备的安全；有的组织临时机构，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仓库资财；牧区各民族的部落头人、宗教首领和群众代表在解放初期来宁祝贺致敬的达五百八十六人；有些敌伪地方官员亦因时

乘势，如玉树专员马峻发出通电，宣布起义，兴海县长马腾和同德县长李成德先后来宁向我投诚，表示脱离马步芳的反动统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亦无一不是在当地头人和各族群众的劝晓督促下而行动的。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行动，有力地推动了许多地区的迅速解放。

经过兰州战役，青马残部逃回青海后，战不能战，逃无处逃，喘息未定，人民解放军即已大兵压境。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要么放下武器，交械投降；要么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由于王震司令员先期派出的临夏和平代表团亦即劝降团的晓喻开导，青马逃窜于上五庄的残部才于九月六日派出军级、一师级参谋长到西宁接洽投降，并向一军王尚荣副军长表示接受无条件投降；八日，一军二师颜金生政委、杨琪良副政委指派该师保卫科科长李鸿恩等人前往上五庄接受八二军副军长赵遂以下三百二十多人的投降；曾经疯狂一时的青马主力军和一百师、二四八师、三五七师等部仅仅交出机枪二十二挺，杂枪一百二十三支；其后，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骑八旅旅长马英（领取解放军官证后借故未来西宁）等人才在海晏三角城等地表示屈服归顺，并被延安电影团摄影队罗矛同志拍入新闻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之中；赵遂等十七将校还于当月十六日发表文告，要求青马各部溃散官兵象他们一样迅速“毅然缴械投降”，二十六日，韩起功在被部下抢光打伤以后，骑着牦牛从祁连到张掖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恳请乞降；十月二十五日，马元海亦从都兰到共和向当地人民政府交械。至此青马残留的军政大员才全都俯首称降。

青海刚一解放，中共青海省委根据我省多民族的这一实际，即明确提出把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贯彻在各项工作的始终，并且结合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破除历代反动统治长期以来所造成的民族压迫、剥削、歧视、隔阂，认真贯

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积极培育各民族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各族人民携手共进重建家园的时候，一伙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军官，和在解放军官训练处内表面投降而贼心不死的少数两面派，相互勾结，密谋策划，制造谣言，煽风点火，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首先是向我诈降的马英和马步芳的妹丈、大通红石崖村地主冶生华等人胁众数千，于十二月五日在大通县围攻我桥头镇驻军；接着隐蔽在湟中、门源、循化、化隆、共和等地的青马“民间便衣战士”蠕动策应，相继叛乱。他们阴谋从桥头、上五庄、鲁沙尔、小峡等地分进合击，窜犯西宁，趁我军立足未稳之际，东山再起，实现其反革命复辟的痴心梦想。一时恶浪滚滚，毒雾弥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门源和湟中县城先后被敌人攻陷，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和无辜群众横遭杀害，数以百计的优秀指战员英勇牺牲。但是敌人毕竟是狗急跳墙的垂死挣扎。我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及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指引下，紧密依靠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坚持政治争取与军事清剿相结合的方针，未经几个回合就迅速扑灭了猖狂一时的匪乱。在鲁沙尔的暴乱匪徒刚得逞几个小时便被围歼殆尽；在小峡暴乱的匪徒刚做了一夜美梦，第二天即被我军一鼓荡平；循化西查加沟匪众被我全部歼灭，仅匪首韩乙奴只身漏网；罪大恶极的马英被我司号员杨忠孝两枪击毙；门源县城也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我光复。

大股匪徒只有青马老牌军官马忠义（即大老五）和原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在化隆卡里岗、札巴镇等地掀起的叛乱还苟延残喘了一个时期，但最后还是顽而不固，到一九五〇年便先后被我剿灭净尽。

青马反动军官的叛乱，是我军和青马军事斗争的继续，也是

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最后一次较量。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小清剿战斗一百余次，毙伤、俘获、收降匪徒四千七百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器材，但我军和各族人民亦付出了巨大代价。

经过平息叛乱，驱除了天空里的乌云迷雾，涤荡了大地上的污泥浊水，青海的革命事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五星红旗迅速插遍了这块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

三十五年来，我省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使青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天，我们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展望未来锦绣前程，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省搞好一切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开拓青海、建设青海的伟大业绩中，我们要为不断繁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不懈地努力奋斗，为青海各族人民富裕幸福，为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注：①指青海军阀马步芳和宁夏军阀马鸿逵所部，亦即惯称的青马、宁马。

②指杨得志、李志民率领的第十九兵团。

③见国民党《新新新闻》1949年7月6日和12日。

（此文原载1984年9月3日《青海日报》二版）

飞渡关山下古城

——回忆我军进军青海解放西宁的战斗历程

孙 巩

兰州解放后，我们一军即奉命进军青海。我当时担任军的侦察科科长，曾率领军的先遣侦察部队，为我军解放青海开辟前进道路。现将进军青海解放西宁的经过记述下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解放战争期间，我曾有一些作战日记，在入朝作战时，都清理掉了。现在只能靠记忆和参阅有关资料来谈，不准确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提出来纠正。

（一）形势背景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百万雄师渡大江，二十三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腐败政权的灭亡，蒋家王朝土崩瓦解，敌军纷纷溃退；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命令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个战场穷追猛打，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早日彻底胜利。

在西北战场上，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统帅下，亦以破竹之势迅猛挺进。五月二十日解放古都西安；六月在咸阳、户县阻击，粉碎了胡宗南和青宁二马（指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的联合反扑；七月二日，一军在户县涝店召开大会，欢迎三